

蒙古语卫拉特方言的土语划分问题

布力格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在充分把握各土语间差异的平衡性这一原则基础上, 将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划分为新疆吐尔扈特土语、新疆察哈尔土语和青海甘肃和硕特土语较为适宜。

〔关键词〕 蒙古语; 卫拉特方言; 土语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8) 02-0109-04

我国蒙古语分三大方言, 即内蒙古方言、巴尔虎布利亚特方言和卫拉特方言。其中, 前两个方言的土语划分虽有定论,^[1]但是, 分布于新疆、青海和甘肃三省区的卫拉特方言由于种种原因, 其内部的土语划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从总体上看, 与其他两个方言相比, 卫拉特方言研究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 使得我国蒙古语方言研究呈现出地域间的不平衡, 进而直接影响了我国蒙古语及其方言研究的层次和进度。因此, 加大对方言土语的研究力度, 提升蒙古语研究的层次水平, 是当前蒙古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前期研究及土语分类

国内卫拉特方言的前期调查研究从1955至1956年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就已开始, 并选择新疆蒙古族比较集中的和静县和额敏县进行。这次调查为国内蒙古语方言的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 确立了卫拉特方言的独立方言地位。1980年内蒙古大学在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对吐尔扈特土语再次进行调查, 之后出版了《卫拉特方言话语材料》、《卫拉特方言词汇》^[2]等研究成果。1997年8月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资助的《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课题组在博乐市和温泉县对察哈尔土语进行调查, 完成了该课题的子课题——新疆蒙古语。^①在青海、甘肃, 由乔丹德尔、巴依思哈立等人对和硕特土语进行调查, 整理、编写、出版《方言词典》、《蒙古语青海土语词典》等。^[3 4]对于卫拉特方言的土语划分问题, 学者们的意见大都比较笼统, 简单地提出过三分法,^[5]对各土语间的差异进行具体细致描写和分析的成果较少。

就整体而言, 新疆的蒙古人分吐尔扈特、和硕特、察哈尔、厄鲁特、乌梁海等多个部族, 散居于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他们的口语虽无大的分歧, 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 察哈尔土语源于内蒙古方言, 其特征有别于新疆其他蒙古语土语。青海、甘肃两省的蒙古人同属卫拉特部落, 其语言面貌尤其是语音特征与新疆的蒙古语大体一致, 但在词汇和话语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所以, 对卫拉特方言进行土语划分时, 既要依据各个土语的不同特征, 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历史、自然环境等其他因素。应避免单纯凭借部落族来源划分土语或仅凭细微的语言差异来划分土语, 从而导致土语种类过多。

〔收稿日期〕 2007-11-20

〔作者简介〕 布力格 (1959—), 女 (蒙古族), 新疆和静县人,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古语卫拉特方言研究及阿尔泰语言比较研究。

①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编号: 96BMZ010), 项目负责人: 谢欣。《新疆蒙古语》为其子课题。

笔者认为卫拉特方言可以划分为三个土语，即新疆的吐尔扈特土语，察哈尔土语和青海、甘肃的和硕特土语。吐尔扈特土语是指除察哈尔土语区以外的新疆蒙古人所操的蒙古语。该土语分布范围较广，地跨天山南北，土语内部虽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无大的分歧。在此，吐尔扈特土语一概念，其所指已超出原部族名称范围，是个广义的概念，亦可理解为泛吐尔扈特土语。察哈尔土语主要是指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除精河县以外的博乐市及温泉县蒙古人所操的蒙古语。该土语分布较集中，但土语内部有一定的分歧，可进一步划分为旧昂吉次土语和新昂吉次土语两种。青海、甘肃的和硕特土语是指青海省海西蒙古自治州以及甘肃省肃北蒙古自治县的蒙古人所操的蒙古语。该土语跨两省分布，但语言特征大体上一致。

二、各土语的特征描写

（一）吐尔扈特土语

大凡研究蒙古语及其方言的学者们在讨论卫拉特方言时都惯于以吐尔扈特土语为代表，这不仅是因为该土语人口多、分布广，更重要的是该土语是托忒文书面语的基础，影响大、有代表性，其特点基本上能反映出卫拉特方言的总体特征。因此，该土语的研究比较充分细致，成果相对较多。从该土语的分布环境及历史发展来看，操该土语者世居新疆，较少受到其他方言影响，土语特征保留得很完整、鲜明。当然，托忒蒙古文的使用，也有力地制止了方言的进一步分化，这也是该土语特征留存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吐尔扈特土语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语音方面，该土语前元音居多，因而有别于其他土语，如：

kereŋ 事情 ɕʰel 幸福 ɕʰen 闲暇 kyre 范围

长元音在词中的位置不同于其他土语，如：

xʷ tʃ 期限 jiri:n 平常 xʷ sn 空的 ʊ:kyn 脂肪

该土语没有复元音，书面语复元音在该土语中因邻音影响而演变成不同的长元音。如：

ŋæ 猪 syre 威风 ʊ 晚上 hære 拘束

前化元音的数目较多且其形成的条件及过程也有异于其他方言土语。如：

xæ 看 hæ:m 位置 nʊm 马 ʊ:r 近 Gʷ 戈壁
元音和谐在清晰元音之间一律表现为部位和

谐，而在清晰元音和模糊元音之间则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唇状和谐现象。如：

ʊ 现在 syke:r 以后 ʊ dyr 天 kʷyŋ 幕

有 z k G 三个特殊辅音和复辅音音节。如：

ir-tn (请) 来 ʊ l-dr 光荣 med-sn 知道

在语法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有谓语人称范畴，如：

bidn pʃne: bdn.

我们 走 我们

我们要走

ʊ dn pʃtʃræ: t.

您们 走 您们

您们要走。

名词复数有特殊的附加成分。如：

ʊ kʷ —mʷ d 许多信件 æ:l —my d 许多人家

名词的格范畴丰富齐全，比标准语还多出方向格、联合格和程度格。如：

ʊ æ: d xæ me: .

家里 (往) 回去

往家里回。

ʊ ɕʰe: ʊ:n

老师 (和) (领属)

和老师一起

ʊ bde ʊ æ: ʊ p syn

膝 (齐) 草

齐膝高的草

动词的祈使式很有特色，如：

ʊ te:n xæ r —s.

家 (往，领属) 回 (第一人称)

我回家吧。

ʊ rt ʊ d —tn

家 (位格) 去 (第二人称)

希望你到家里去。

动词谓语有一特殊的否定式附加成分，如：

pʃx - ʃ i - ʃ?

走 不 你

你不走吗？

有一些独具土语特色的虚词。如：

副词：ʊ ʷæ 刚才 mel 总是 berk 非常

后置词：ʊ p sʰ:n 顺便 ʃ ʊ x:n 好像

语气词：ɕʰ ʊ (肯定) jʷ (商定) kebte: (比况) 语气词 ʃ (决定)

在词汇方面，最能体现土语差异的是一批方言词，包括该土语特有的词，如：

α ɣ 熊 xā ɣæ: 松树 ɕ ɣ 高粱 ɣ:dl 特务 ɛm
 肩膀 mæ: 鞭子
 该土语创造的新词, 如:
 α ʈɕl medɣlk 感谢 nɔmɪn ɐ ʈɕl 同学 kəl
 terɣen 自行车 ny: r ɣer 镜子 tɕl ɐ ʈɕl 过分 ɣrʃydn
 门牙

少量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借词。如:
 nɪn 馕 ɣ: pɪ r 司机 ɐ ɪy 杏子 ɣx 甜瓜 kəzɪr
 眼镜 teɪz 窗户

(二) 察哈尔土语

察哈尔部西迁来疆已有 240 余年。从语言看, 与内蒙古察哈尔土语相比, 卫拉特方言化的特征比较明显。尤其是先期到疆的旧昂吉部, 远离故土, 人数少, 常与新疆的卫拉特人通婚, 因此其语言深受卫拉特口语的影响, 已与之相差无几, 我们称它为旧昂吉次土语。而新昂吉部来疆时间晚几年, 还带着家眷, 人数多又聚居, 因此受卫拉特口语影响不大, 基本上还保留着内蒙古察哈尔土语的特征, 我们称其为新昂吉次土语。基于这种特殊的发展历程, 不仅新疆察哈尔土语与内蒙古察哈尔土语产生了差异, 而且新疆察哈尔土语内部也形成了差异。如果说旧昂吉次土语已趋于卫拉特化, 那么新昂吉土语还基本上保留着内蒙古察哈尔土语的原貌。新疆察哈尔土语是蒙古族历史上由于部落迁徙而形成的卫拉特方言区的特殊方言岛现象。虽然察哈尔人与卫拉特人分属不同部落, 其语言也分属不同的方言, 但是, 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同属一个行政区域且长期共同生活, 因此, 新疆察哈尔土语受到了卫拉特方言的全面影响, 与内蒙古察哈尔土语相比, 发生了显著的语言变异, 完全具备了卫拉特方言一独立土语的各项特征, 简述如下。

在语音方面, 受吐尔扈特土语的影响, 察哈尔土语原先的央元音 ə、后元音 o u 舌位前移, 均已变为前元音 e ɔ y, 中低元音 ɛ 已变为低元音 æ; 基本元音与吐尔扈特土语十分接近。如:

内蒙察哈尔	新疆察哈尔	词义
ə ɣ ɛm	erɣem	尊贵的
xol	ɣol	脚
uxɔ r	yɣer	牛
ɕ ɣ:	tɕ ɣæ:	鸡

除个别的后响复元音外, 前响复元音均已变为长元音, 如:

内蒙察哈尔	新疆察哈尔	词义
xɔ ɣ r	xɔ ɣ r	花
ɔ ɪr	ɔ ɪr	近
ɔ pɪ:	ɔ pɪ:	晚上
tuɪnɔ r	ty: mer	野火

舌叶清塞音 ɕ ʈ 新昂吉次土语和内蒙古察哈尔土语保持一致, 而在旧昂吉次土语里已变为舌尖清塞擦音 ɕ ʈs; 在旧昂吉次土语里, 阴性词里的 x 正趋变成 k, 词末的 ɪ 已变为 n。如:

新昂吉	旧昂吉	词义
ɕ ɣ m	ɕ ɣ m	路
ʈ ɣ	ʈ ɣ	时间
xuɪ xə ɪ	ky: kyn	女儿
xuɪy: ɪ	kə ɔy: n	儿子

在元音和谐方面, 唇状和谐遭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趋于部位和谐, 这一点在旧昂吉次土语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

内蒙察哈尔	旧昂吉	词义
ɕ ɣ pɪ:	ɕ ɣ pɪ:	走马
buɪ ɪ	by ɣe: n	温的
ɔ ɣ:	ɔ ɣ:	敖包
no ɣ:	nə ɣ:	另一个

在语法方面, 与吐尔扈特土语一样, 已普遍使用谓语人称后缀和动词谓语的否定式后缀, 其他语法范畴和虚词的使用也与吐尔扈特土语基本一致。如:

ɣ ɪrte: n hɛ: n ʈ?
 家 (在, 领属) 在 (第二人称)
 你在家吗?
 tɪm kere ɣ hɛ: ɣ i.
 那种 事情 没有
 没那回事。

在词汇方面, 最显著的特点是存在内蒙古察哈尔土语词和卫拉特方言词并用的情况。

(三) 青海、甘肃的和硕特土语

青海、甘肃的蒙古族是 1673 年在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率领下从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迁徙而来的。除和硕特以外还有一部分吐尔扈特、辉特部落的蒙古人。他们所操用的和硕特土语是卫拉特方言进一步分化所形成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环境中, 青海、甘肃和硕特土语完整地保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总体上说, 该土语的面貌尤其是语音系统与吐尔扈特土语基

本一致，而在词汇和话语方面却存在一定的差异。青海、甘肃的和硕特土语虽然源于卫拉特方言，但其所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和人文环境都有别于另外两个土语，加之该地区长期使用我国绝大多数蒙古族所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受内蒙古方言的影响比较大，处于一种过渡性的发展状态。所以青海、甘肃的和硕特土语具有内蒙古方言与卫拉特方言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但卫拉特方言的特征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卫拉特方言的一个独立土语。

青海、甘肃和硕特土语的主要特征简述如下。

在语音方面，有前化元音 $\epsilon \text{ ɛ}$ ，它与吐尔扈特土语的前化元音 $\text{æ } \text{æ}$ 相对应；元音 i 有松紧双重性质；辅音 $x \text{ k } g$ 等与吐尔扈特土语基本一致。如：

$\text{ɕ} \text{ ɳ}$ 战争 $\text{n} \text{ ɛ} \text{ ɳ}$ 帐篷 $\epsilon \text{ dl}$ 一样 $\epsilon \text{ m}$ 生命

在语法方面，名词有方向格、时间格、联合格等语法范畴；有一些较活跃的构词构形附加成分。如：

nykynly $\text{t} \text{ ɕ} \text{ kesn}$ $\text{n} \text{ ɔ} \text{ 's}$
洞（方向格）塞的 毛
往洞里塞的毛

$\text{ydl} \text{ ɛ}$ $\text{m} \text{ ɔ} \text{ ɛ} \text{ d}$ ir .
中午（时间格）我家（到）来
中午来我家。

$\text{ɑ} \text{ ɔ} \text{ ɪ} \text{ ɛ}$ $\text{ɕ} \text{ ɳ}$ $\epsilon \text{ dl}$ $\text{d} \text{ ɔ} \text{ t} \text{ ɕ}$.
父亲与（联合格）一样 歌手
和父亲一样是歌手。

$\text{ter} \text{ ɟen}$ ir $\text{ɕ} \text{ ɳ}$ bi $\text{p} \text{ ɔ} \text{ ɕ}$.
车 来 若 我 走
车来我就走。

bi $\text{t} \text{ ɕ} \text{ ɟ}$ $\text{ɕ} \text{ ɳ}$ ɑ n $\text{ɕ} \text{ ɔ} \text{ ɪ} \text{ ɛ}$ $\text{b} \text{ ɔ} \text{ ɪ} \text{ ɛ}$.
书 读（条件副词）有文化 成为
读书就有文化。

idk- i m 吃的东西 $\text{b} \text{ ɔ} \text{ r-}$ i m 灰色的东西
吃 东西 灰色东西

在词汇构成方面，有古旧词及古附加成分；有词首辅音脱落或保留词首辅音的一些词；有该土语独有词或与书面语词义有差异的词等。如：

$\epsilon \text{ ɔ} \text{ ɛ}$ 黄色 $\text{ɕ} \text{ ɳ}$ 逃跑 $\text{ɕ} \text{ ɳ}$ $\text{t} \text{ ɕ} \text{ ɟ}$ 磋商 $\text{t} \text{ ɕ} \text{ ɟ}$ r 往那边
 $\text{ɕ} \text{ ɳ}$ ɪ ɕ 图案 $\text{ɕ} \text{ ɳ}$ ɪ ɕ n 粉条 ɑ n ɪ n $\text{ɕ} \text{ ɳ}$ ɔ r 瓜子

总而言之，在充分把握各土语间差异的平衡性这一原则基础上，将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划分为新疆吐尔扈特土语、新疆察哈尔土语和青海、甘肃和硕特土语较为适宜。

〔参考文献〕

- 〔1〕斯琴等. 蒙古语方言学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蒙古文版), 1998.
- 〔2〕确精扎布等. 卫拉特方言话语材料 [Z].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文版), 1989.
- 〔3〕诺尔金, 乔丹德尔等. 方言词典 [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蒙古文版), 1992.
- 〔4〕巴依思哈立. 蒙古语青海土语词典 [Z].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文版), 1998.
- 〔5〕瓦斯钦. 蒙古语方言学概要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文版), 1998. 116.

On the Patois Classification of Mongolian Uirad Dialect

Bulag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mal University of Xinjiang, Urumq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getting balance between localisms, the Mongolian Uirad dialec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tois: Torgud, Qaxar in Xinjiang and Xoshud in Qinghai and Gansu.

[**Key words**] the Mongolian; Uirad dialect; patois

〔责任编辑 白玉柱〕